

大别山人

苏 群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期间为背景，围绕大别山区农村一个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和财经制度的整顿，反映了老根据地革命干部和群众对“四人帮”的爪牙及其社会基础的坚决斗争。小说人物形象鲜明，生活气息浓厚，语言清新流畅。

大 别 山 人

苏 群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.5印张 2插页 237,000字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7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161 定价：0.69元



目 录

骂 狗.....	1
老胡蹲点.....	12
云路岭迎亲.....	26
贺新婚.....	38
林树点将.....	60
江畔涛声.....	79
花溅泪.....	91
狼 狈	110
怒 潮	124
答 辩	145
李二婶告状	164
冤家夫妻	175
夜宿云路岭	194
远 客	209
幸福的青年们	220
雪压大别山	233
闻 风	247

辨 音	257
追 鱼	268
李和平只身走边城	286
换 皮	305
雪落江城	321
工地捕鼠	334
出 界	346
胡二菊怒打花面狼	358

骂 狗

一九七五年十月，大别山里枫叶如火。在那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之间，有一道秀丽的山冲，名叫松花冲。冲里发生了一个“看戏案件”。

也许读者会问：我们只听说过刑事案件、政治案件以及民事纠纷，谁听说过什么“看戏案件”呢？可是，只要我们稍一回忆，在那“四害”横行的日子里，为看戏评戏而招致灾祸的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，不是大有人在吗？

这里所记述的，正是一位女社员，因为不愿再看已经看过两次的戏，而被指控为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奇特“案件”。为这事，险些撤了丈夫大队长的职务，甚至株连到了县委书记。如此荒唐、怪诞的事件，几乎算得是“今古奇观”了。因为无法按照一般案例归类，只好叫它为“看戏案件”了。

被指控的女社员，名叫叶翠花。原籍河南舞阳北舞渡人。今年三十出头，是个性情直爽，口齿伶俐，相当俏丽的媳妇。因身材苗条，行动利落，走路特别轻捷，得了个外号叫“水上漂”。可是，不管这个外号是褒还是贬，当然都不能成为治罪的根据。丈夫林树，比翠花年长三岁，任大队长已有五年，是一位言语不多、埋头苦干的老实人。夫妻二人，都是贫苦

出身，向来是农村生产建设上的骨干，实在没有多少值得挑剔的地方。再就是，叶翠花的母亲，幼年被卖到戏班子里当过艺徒，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糟蹋，害得九死一生，逃荒来到大别山……这苦难的家史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度里，只能是教育人们不忘阶级苦、牢记血泪仇的好教材，也决不是治罪凭证。但是，就为叶翠花没有去看那场戏，这一切都变成罪证条款了！

现在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荒唐事件开个头吧！

那是一天傍晚，叶翠花正在厨房做饭，大队综合加工厂的会计董银海来了。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叫道：“嫂子，快拿五毛钱来！”

叶翠花从厨房的窗口探出头来，问：“啥钱？俺加工的棉布不是给过钱啦？”

董银海挤眉弄眼地走进屋来，一直逼到叶翠花身边，才说：“好嫂子，不是那个钱，给，这是样板戏电影票，你家五口，一人一张，五毛，快拿出来吧！”说着故意把手伸到人家胸前。

叶翠花感到厌烦，向后退了半步，说：“俺不看，又是《杜鹃山》，已经看过两回啦！”

董银海又向前逼了半步，死皮赖脸儿地说：“好嫂子，你要是没有零钱，我请客，快拿住，呵？”

叶翠花有些恼了：“呃，你要干啥？不看就是不看，看戏还有强迫的？牛不喝水强按头？再给你说一遍：不看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你好大胆子，样板戏你敢说不看？别看你是

大队长夫人，就是县委书记夫人，看你敢不敢碰碰样板戏！”这个猴崽子董银海，说着说着几乎把嘴凑到人家脸上了。

叶翠花可不是好欺的，她一掌把董银海推了个趔趄，喝道：“站远点！拿猪头来敬神吗？看不惯你那嘴脸！我不看，你请吧！”

若是稍有廉耻的人，遇上这种场面，只好赶快走开。但董银海没有走，仍腆着脸嘻嘻笑着。原来他是公社机械厂的，因盗窃国家财产被开除了，前前后后，不知挨过多少次批判，脸皮早练得寸把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回村之后，跟大队干部徐金川勾搭上了，徐金川原是大队支部副书记，也因贪污盗窃，受过处分；他们同病相怜，都自称是“受压的”。最近几年，各种规章制度被闹得混乱不堪，现在分管综合加工厂的副业队长徐金川，竟把他安排在加工厂当了会计。眼前，这个大队的老支书因痼疾日见沉重，已不能坚持工作，几个月前离职住院去了。徐金川已经打通了公社主任胡从云的关节，指望重新把这道山冲里的党权夺到手，谁知在这个公社长期蹲点的县委书记陈英，却一直不肯点头。前不久，陈英要到大寨去开会，临行前还特别嘱咐：要把松花冲治河工程搞起来，并指定让林树“挂帅”。这当然使徐金川大为恼火。为此，他们一伙既恨陈英，也恨林树，正想找个岔子把林树打下去……

现在这个岔子找到了，董银海会轻易放过吗？他存心在这里纠缠，想要引诱叶翠花说出对“样板戏”不敬的话来，那么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。

这时，门口已围来了几个人，董银海故意提高声调说：

“呃呃，翠花嫂子，你不要误会，听我宣传宣传，这回呀，‘样板戏影片汇映’，是省里‘挂职下放’的省革委会委员胡德鲜同志亲自领导的。你是干部家属，想必知道，现在，社会上有一股右倾翻案风，攻击革命样板戏，实际是攻击江青首长，说样板戏卖不出去票了。江青首长非常生气，下令反击！真正的革命群众，应该响应号召，拿出实际行动来，可你，硬是不肯买票，到底站在哪一边，到底跟谁帮忙？你自己说吧！告诉你，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，就是对中央首长的态度问题，也可以说是对党中央的态度问题！我把话说到家了，说吧，你到底看不看？”

聪明伶俐的叶翠花，没有上他的圈套，她也对着人群，响亮地说：“我早就看过了，已经看过两遍了，今天就是不看！”

徐金川的女儿、初中生小画儿，最恨这个董银海，因为她爹常在董家鬼混，虐待妈妈。现在小画儿怒视着董银海，高声说道：“翠花婶婶是看过两遍了，我跟她一块去的。看戏还能强迫呀？”

董银海根本不理小画，继续向叶翠花挑衅：“你家的人都看了？你小毛看了？林大伯看了？”

叶翠花愤怒地反问：“俺小毛还在摇窝里，他会看？俺爹瘫在床上，他能看？你今天到底是卖票还是摊派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董银海死皮赖脸地故意卖着关子：“嘿嘿，你怎么说都行，反正今天我这个差事儿嘛，牌子硬，你是个典型人物，又是大队长夫人，是带头还是挡路，是想出名还是想犯错误，你

自己挑吧！”

这时，叶翠花本已怒火满腔，但她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，因此强压怒火问道：“我是个啥典型？带了头又能出个啥名？”

董银海得意了：“嘻嘻，说你是个典型你就是个典型。只要你带头买票，我就向上面反映，就说大队长林树的爱人，经过学习样板戏，路线觉悟空前提高，决心与文艺黑线一刀两断，争先抢购样板戏票。这呀，准能登报，你不就出名了？”

“那你不尽说谎话？戏票送到屋里我还没买，你咋说我抢购？俺一家都是社员，你凭啥说我是文艺黑线？”

“啞！现在报上的话，有一半真的就不错了。你妈唱过戏，这是真的吧？江青首长说，从三十年代起，写书的、唱戏的都是黑线人物，你妈是四十年代的，跑得了？”

“呸！”他的话没讲完，“麻粉细雨”已落到脸上了。叶翠花忍无可忍，指着他的鼻子，破口大骂起来：“放你妈的个狗屁！你倒欺到我头上来了。俺妈被国民党反动派害得死去活来，到你这狗嘴里，却变成黑线了！莫非你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？到现在还变着法整我！你个王八蛋才是黑线哩！比乌龟肠子都脏。狗杂种……”

“你，你，你骂人？”

“骂人？我骂的是狗！骂你个狗杂种！你爹投机倒把，被市场管理处抓过三回，是不是真的？你搞打砸抢，外带贪污盗窃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妹子跟徐金川勾搭，混得盖不住脸了，开后门弄到外边去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哼！再说世界颠倒，日

头总不会打西边出来！你滚，别站脏了我的地皮！”

一阵劈头盖脸的痛骂，直骂得董银海的脸由白变黄，由黄变白。他想跑，但目的没有达到反招来一场臭骂，他不肯死心，干脆来个“十字大街驴顶牛——用老皮脸抵”吧！他使出了无赖的惯技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社员同志们，叶翠花公开反对样板戏，说把票送到屋里都不看，都听见了吧？她还公开辱骂我们样板戏工作人员，要把我们赶走，都看见了吧？哼！这事，咱们谁也不能含糊，非向上面反映不可！在场的，谁都不能含糊！”

这时，围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有的指责董银海，有的劝说叶翠花，有的气愤，有的嘲笑，一时把个安静的院落闹得乱哄哄的。李二婶知道这几个戏是随便评说不得的。她心想：相骂之中无好话，万一叶翠花把话说走了板，岂不更要被他抓住不放！于是忙挤过去嗔怪道：“翠花，你不会少说两句？不就是五毛钱的事吗？给他给他，让他报功去！”

“不给，有钱我也不买肉包子喂狗！”

董银海急忙抢住话头儿：“嗨嗨，都听见了吧？老贫农李二婶当面批评她，她还是不听。谁是狗？这是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？等着瞧吧！”他吵吵嚷嚷地向外面挤着，象捡到了什么便宜，溜回加工厂去了。

深夜，林树从公社回到家里，象往常一样，他一进门妻子就把热汤热水准备好了：“你快洗洗吧，饭在锅里盖着，我去端。”

“不忙。”林树抬抬手制止了她，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，半

天还不说话。这个三十多岁的忠厚人，从来没跟妻子争吵过，向来是言和意顺的。今天他却气呼呼地说：“你跟那个猴崽子闹什么？闲住没事了？”

很明显，傍晚发生的事他已经知道了。叶翠花带点委屈地说：“平常我的话是多些，你也批评过我。可我从来也没跟人瞎闹过。今天，那无赖实在欺人太甚了。”

林树当然是了解妻子的。他们结婚已有十二年了，十二年来，叶翠花以她的勤快、利索，承担着里里外外的一切事务。特别是最近两年，婆婆去世了，孩子还很小，公公又因风湿瘫痪在床，她天天都出工，有多少家务事等着她呀！可是，她并不显得张忙，总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就连挑水劈柴一类的笨重家务，也从不攀扯丈夫。总是劝他一条心做好工作。这还不算，她为人热心快肠，不管是东家娶亲，西家嫁女，做菜煮酒，绗鞋裁衣，一年到头不知给人帮过多少忙。谁不说翠花心灵手巧，确实是妇女中的“尖子”。在为人处世上，她一贯心直口快，但也从来没有跟人瞎闹过。可是，今天这件事却闹大了。公社那边已经贴出了大标语、大字报，口口声声说她攻击革命样板戏、攻击中央首长，字里行间，把林树也点了，甚至连县委书记也给捎带了。对这种无端的纠纷，林树不能不感到烦恼。这位读过初中的大队长，是经常读报看文件的。他早就了解，那几个集体创作的戏，自从记到某个人的名下之后，简直变成蜈蚣牙、蝎子钩了，谁若稍有触犯，立即就会被扣上“破坏样板戏”的帽子……。想到这里，他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你不想看就算了，跟他有什么说的？”

叶翠花更委屈了：“你咋说这话？他要骑到头上拉屎，也能容他吗？难道你不知道那个日娘骂老子的畜生是啥东西？”

林树因心情烦躁，随抢白道：“你那嘴就是不干净，就不会说今天有事，改日再看？为啥要跟他刀刀见血的？”

“咦？！你说这种话？我可没那么大的忍性，‘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’；这几年，他们从公社闹到县里，闹来闹去，有哪一件是闹得对的？他要存心整人，就是你忍，让，躲，能躲得过去吗？你以为他就是要整我这个社员哪？我看才不是咧！人家是寻事整你们干部，抢‘椅子’！”

她的话一针见血，说到林树心里去了。他暗暗佩服妻子看得明白，下意识地点着头：“唉！你说的何尝不对，大家也都是这样看的。可是……”

“哎呀，只要你说对就行了，有啥了不起的！几只没头的蚂蚱，蹦三蹦也蹦不到脚面上，他咬了谁？吃了谁？你今天只管大口吃饭，我一人之事一人当；他说我是反革命，拿证据来！就是天上掉下个碓窝子，我去伸头接着，不与你相干！”

“噻！你哪里知道，公社那边，大标语、大字报都贴满了，连县委陈书记都牵连了，说他是我们的‘黑后台’。那个下放的胡委员，还放风说要往上面反映哩！”

“噢？那——好办，他贴咱也贴，来，我说，你写，徐金川是贪污分子，董银海是机械厂开除的，姓胡的是省里撵下来改造的。咱光明正大，为啥怕他们那些乌龟王八蛋？叫他反映去吧！我就不信，不看戏也会犯罪，今天总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吧！”

她说着就要去拿纸，林树一把拉住了她：“你先冷静一下，光赌气也不行。你也知道船在哪儿湾着，就是因为老支书病重，徐金川想抢椅子，偏偏陈书记不答应，偏要叫我干，这就惹了他们了！嗨，谁想干罗！可那帮家伙，急得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。”

“是呀，你不想干，人家想干，怎么办？我去认错？你去触灵魂？作个揖请人家上台？”

林树苦笑着摆了摇头：“人家还等你请？就要走马上任了！我，停职反省！”

叶翠花睁大了眼睛：“真的？那——党委哩？”

“党委，你还不知道？陈书记兼着公社的书记，现在大寨开会，其他党委委员都在自己的点上，主持日常工作的，就是那个胡委员。他已经给我谈过了，说你犯了严重政治错误，要我触及灵魂，准备交代。叫徐金川抓支部工作……”

叶翠花忽地站了起来，急问：“你咋说？”

“我说，我的能力是不够，本来不想干……”

“你！你好糊涂！”她不等丈夫说完，就急火火地说，“全大队这么大的事，怎能交给他呀！？”

“呃，你等我说完嘛！”林树也激动起来，“我说，我本来不想干，可现在，你不明不白地把我撤了，我倒不同意了！我老婆就是犯了死罪，也得容她申辩吧？也得给她讲个青红皂白吧？胡委员，你这样做是错误的。你一个人代表不了党委！”

叶翠花听到这里，忘了委屈，忘了烦恼，激动地说：“对，对，就该这么说，就该这么说！那——他呢？”

“他说，证据确凿，不容抵赖，他还说他在机关值班，有权采取措施。”

“有证据你叫他拿出来呀！”

“他有什么证据？这些人不就是靠说大话过日子吗？翠花你放心，咱们不怕他，让他们闹去吧，我就不信他能把我种田的权夺了！咱们还是相信群众相信党，陈书记总要回来的，党委总要开会的，他胡德鲜一手遮不了天，你也别为这事怄气了，他吃不了谁！刚才我心里窝火，说了几句重话，你也别放在心里，放心吧，就是坐牢，我也陪你去！”

一向泼辣大胆的叶翠花，听着这知冷知热的心里话，两行热泪刷地流了下来。她颤声地使用了十几年没再使用过的称呼，说：“树哥，你吃……饭吧，我去热热。”

当她在灶下点起火的时候，林树又说：“他代表不了党委，明天，我照样到工地安排工作，你照样出工，咱们还是搞建设！我倒要看看谁能夺走我种田的权利！”

.....

次日一早，叶翠花家的大门被大字报封住了。什么“勒令”，什么“抗议”，什么“现行反革命”，什么“罪该万死”……就象鬼画桃符一般，东一张西一张地贴着。叶翠花拿起猪槽边的搅食棒，稀哩哗啦给他挑了个净光。

可是，一连几天，董银海那帮人不断到这里来纠缠，一个好端端的人家，被闹得四邻不安了。与此同时，掌握着加工厂的徐金川不给工程拨款，也不调拨物资，一个刚刚上马的治河工程，眼看就要停下了。

林树和队里的骨干们，向这伙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

上工下工，村里村外，天天断不了争吵辩论。可是，搞个工程本来就有很多难处，现在又有人出来杀横枪，使绊子，困难自然就更大了。

双方都把问题提到了在这个队蹲点的公社副主任胡从云面前，老胡是个“面糊儿”脾气，劝这边冷静冷静再说，这边不听；劝那边研究研究再说，那边不等；把老胡的头皮都吵麻了。等到人们走后，老胡只有搓手顿足，唉声叹气了：“唉！现在的领导，难哪！”

老胡蹲点

老胡到松花冲蹲点已经两年了。当时正在撤区并社，他由原来的区长改任为公社副主任。对于职位的高低，对于正职还是副职，老胡倒不在乎。他认为：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，现在的领导干部难当，担个副职压力小些。再干几年，也该回家抱孙子了。只要工作过得去，后面这几年别出大问题，就算保住晚节了。

他选点选在松花冲有两个原因：一是松花冲有一畍旱涝保收的河田，只要有个中平年景，这里粮食是有吃的；再说山上物产丰富，随便收收拣拣，钱也有花的；在这里蹲点，用不着多操心。另一个原因是：这里历来都不出名，既不是众人瞩目的先进队，也不是经常挨批评的落后队，正象人家说的：步子不大年年走，贡献不多年年有。在这里搞好搞坏都不大招眼儿。反正老胡不想出风头，他常说：“大半辈子都过去了，如今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，咱可不去冒那个尖儿。”

老胡蹲点的第一年，日子过得还顺当。那时老支书陈育德带病坚持着工作，老陈在群众中颇有威望，说话有人听，派活有人干，生产还能够正常进行。再说他是多年的老支书了，领导一个大队，可以说是轻车熟路。因此，这一年老胡在松花冲过得是很平稳的。

他蹲点的第二年，徐金川参加了“反潮流”，虽说队里支持他的人极少，但他仍然不断地要煽起点风浪。说这个大队是一派掌权，保守派当家，“反潮流战士”受压等等，经常闹着要“补台”，要给他“落实政策”。这个徐金川是胡主任的老部下，尽管现在造反了，但在老胡面前还是挺恭顺的。这里有个原因：当年在徐金川因贪污而下不了台的时候，胡区长被他哭软了。于是除保留党籍外，还在退赔赃款这样最实际的问题上，网开一面，为徐金川减免了大半。这样徐金川私下把胡区长称为“救命恩人”。今天，他虽说造了反，但在胡主任面前，却是个“温和的造反派”。同他说话的时候，总是显得那么虔诚。他主动找了胡主任几次，十分庄重地表示：只要对他“落实政策”，他一定好好干，跟老支书当好助手，为“救命恩人”争光。果然胡从云不念旧恶，好说歹说，终于又把徐金川弄进了领导班子。

徐金川重新当上干部之后，也对“救命恩人”的生活作了重新安排，让他搬进了下中农黄发的两间厢房里。外面的一间，桌椅茶具齐全，老胡可以在这里听汇报、开会、看文件；里面的一间，背风向阳，窗明几净，这是老胡的卧室。这还不算，徐金川又以“爱护老领导”的名义，不让黄大娘出工，专门照料胡主任的生活，每天给她照记工分。这黄大娘的烹调技术，在松花冲是出名的。她以前是城里得月酒楼的少老板娘，虽未正式从过师傅，却瞟学了一些。因此她做出的菜食，自然比一般庄户人家高明得多。隔不了几天，不是嫩鸡就是煨肉，总要想办法给老胡补养补养。当然黄大娘是不会吃亏的，徐金川自有办法给她补贴。这些事老胡可能不全知